

書

樂苑雜記
中道而反
伯孫有父
伯孫有父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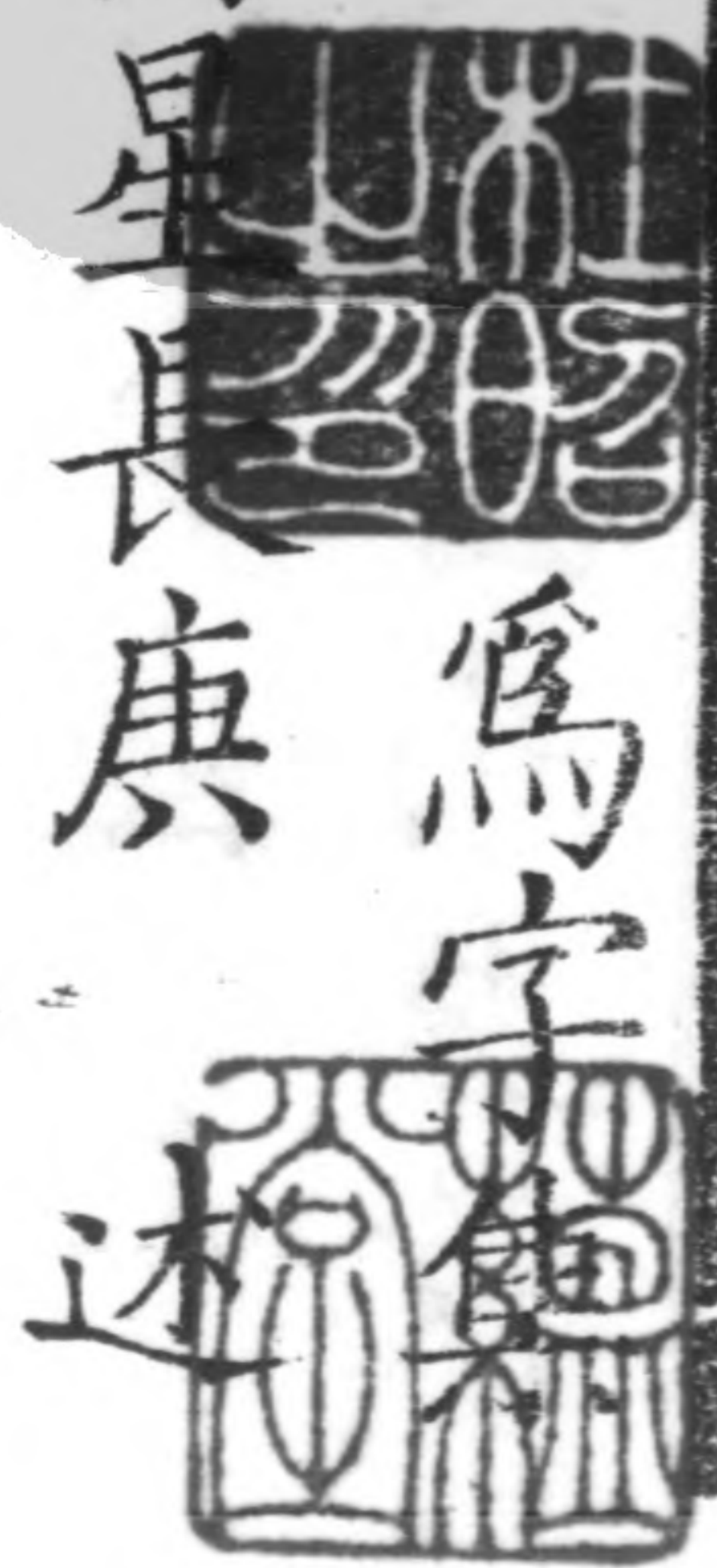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
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於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
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
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搖爾本才又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餐賣餐者之家也十五舉成穀而言食十餐

而五餐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
愛之敬之故食之食之故讓之也賣餐者可
謂賢矣而列子則固驚焉者何古之真人不
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
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謀成光不解則不能渾
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不耀謀動作也內
外矜持成此一段色莊之學是故能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凡人酒肉以
尊高年而賣餐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十

餐而饋五餐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
而整其爲利之心以享賓夫餐人者特爲食
羨之貨多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
利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見我若是
若使萬乘之君身勞乎國知盡於事倦動若
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
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瞀
人曰善哉汝之處已若此人將以汝爲保保
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寓不足之

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屨滿則忌之者果若是其衆也於是伯昏省之其家住杖支頤立而有間不言而出列子走而迎之求言以藥其所病瞽人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使汝聞我之言退自謗省則必深自晦昧今汝能使人保汝矣而獨能使人不保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焉用保爲哉夫大道以無心自然爲常感人而至於豫出大是異事豫出即孟

所謂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之意且有心之感搖尔本才甚無謂也本才猶云本性性本無生生而有感感而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與汝遊者皆淺見之人莫有以大道之言盡心相告者告讀曰鵠彼所小言聆之盡爲人毒毒即藥意我昔所謂人將保汝蓋謗之也而子莫覺莫悟矣則惡復有與汝相誰何者哉既又教之凡天下之以巧知名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自居於無能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自在故

汎乎若不繫之舟是以虛而遨遊者也若不
虛而稱遨遊有觸而怒之者矣憂勞暗應任
事効功求食暗應饋饗數句皆韻叶可讀蓋
莊文之有節奏者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
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
者子也蓋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
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

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
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
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良註云墓也

粹表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裘
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言其利澤及人之遠也又以潤澤之餘使其
弟翟學爲墨者兄弟二人各以其學自相雄

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十年而緩以不
勝其弟自殺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為墨者誰
乎我教之也我與季子亦有恩矣而父盍嘗
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垂垂焉有秋栢之實
矣盍緩嘗自持其有恩而無報者以為父尤
莊子則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也不報
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為墨人之力
也彼得為墨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分中帶得
有此一段熏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佛語所

謂要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故今生之作前
世之報也是彼天者使彼為墨既已彰其報
矣而夫緩也固貪之以為功以為己之慶弟
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謂成彼者與生
彼者等耶齊人之井飲水者自相掙也齊人
即齊民猶云眾人也此井豈一人物耶鑿地
出泉往來井井造物者不自斬也而人固專
之以為己私何示弗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
而市私恩者皆緩之徒也夫至人無恩上德

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也而况有道者耶不
務道德而務施報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者
謂之遭天之刑刑者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
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
安

知有天也如是則不遭天之刑矣

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
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為難
蓋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美故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一人而已古之
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
言之教也深哉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

評當作汗

單作彈

龍之為物神異變化本不可屠乃有學其技
者殫千金之產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於有伎倆則終
無所用矣惜今之學屠龍者多而龍終不可

屠也徒自失耳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天下之兵起於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相尤相責而爭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於兵故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猶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弱之事強其必然者當得如此而聖人

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忤嘗與之相忘於無事而無兵衆人反是故順於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之意也以取必而行有求之道幾何而不恃兵而亡乎此以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必上德而行無爲之事者也衆人以不必必之下德而行有爲之事者也若順於兵故行而有求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矣然而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

亡莊子爲老子註疏此解爲是讀者得之言
表可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敬精神乎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
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
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
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
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

乎此乃敬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
太乙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在何處虛
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奚爲所以學道之人
損之又損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
合於太乙之虛若彼之憧憧往來徒迷惑乎
宇宙之間爲形所累耳而豈知太初之無有
耶太初即太乙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
流乎無形泄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

心焉要皆過矣而不留物矣而能化至人之
所爲若此悲哉汝之所爲乎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毫毛即蹇淺之意大寧者未始有物
之初無有乎紛紜鞅轄之擾者也此以苞苴
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斷緣簡事莫
此爲先此入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
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
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馘古獲反 痊狙禾反

困窘織縷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織
履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也黃
其馘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狀其昔之
困也若此而以今之所得者自驕志則陋矣
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痊猶爲中治從而

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難故得車
多今也得車之多倍獲於舐創之醫是必所
治者愈下故所得者愈多也子之所舐豈其
痔耶蓋以匹夫而遊說萬乘之君自非有以
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欲大悅其心非
阿諛逢迎不可也孟子謂之爲妾婦莊子鄙
之爲舐痔亦固其宜焉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
廖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

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
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
慮不若休之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以支爲旨以
枝葉之言爲美也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
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學蓋
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曰矣夫何足以長民
乎彼宜汝與予願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

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詞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
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爲偽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莊
老譏侮聖人只在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
弊至此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爲儒
者大都離實學僞莊子憤世嫉邪亟遏亂源
未免歸咎夫子身上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
壞知此意然後許讀莊子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
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深施於人
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
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教於人而不忘
其教施信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是以有心感
天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而不給則欺
則詐微賤百出難治之故率由於此視天之
普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非天布也

布猶布濩之布是以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
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為
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
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為所齒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
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
桎梏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宵人當

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為昏昧不曉之人離麗
也陰陽食之即前內篇所謂有陰陽之患者
大抵外刑人或可以倖免而內刑則無得而
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為所累其惟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如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有貌忽而益
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
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
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慄慄 鈇桿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每
相反有外若謹慤而內實盈溢者有內有偏
長而外若不肖者有與順慄急而能相達者
相達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
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鈇急者有始進若銳

而終退反速者故有若渴若熱之喻人之不
可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觀其欺否使
之近以觀其慢否理之煩劇以觀其能否問
之倉卒以觀其知否急期易至於失信故急
與之期以觀其信臨財易至於私已故委之
以財以觀其仁臨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
危以觀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
以觀其則雜居易至於惰慢故雜與之處以
觀其色九徵備而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

性無常定矜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
徵蓋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
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心乎曰聖人
之應世也有心而無情世道不能無小人使
之盡廢而無用非道也且夫大道之世不尚
賢不使能絕去聖知仁義而一歸於無爲勿
論矣今也於不能不為之世而使賢否混淆
用舍乖錯幾何而不同歸於亂乎故用世之
法以九徵得人而折衷於孔子孔子者用世

之宗主也一部南華論孔子者不一而終之
以此亦猶人間世之言孔子伯玉也其肯從
哉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倭三命而俯循墻而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
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命
卿也曲背曰偃曲腰曰倭身伏曰俯循墻而
走言不敢當踞也夫其爵愈高而心愈下考

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爲道也孰敢不取以爲
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
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之唐許何如哉
唐堯許由皆以讓爲德者呂鉅驕矜之貌諸
父不敢名人也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今之
人而言

賊莫大手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
視內視而敗矣

道者無爲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爲之
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有
心心復有睫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
亦足以害眼喻如真常應物雖爲六用之必
然而爲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
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藥
禿而施鬚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
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
朴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
失之者抑又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叱匹尔

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爲豈知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

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供於丈 傀公回

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美則娟好有髯則潇洒長而大則魁偉氣不萎靡曰壯口有微詞曰麗有力强悍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也而究其極則多以恃壯取敗故多以是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

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伏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歎者畏三者之人俱不若人而却有必達之理此箇達亦是以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但論其理之當如是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又皆此三等人也知慧一府也知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也勇動則取怨憤仁義一府也仁義則多責任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倪然而大解矣此一府最爲上乘達知一府也達

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雅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

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冰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冰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驕稚莊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稚子之色者。締蕭以織葦爲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爲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爲龍所覺則其禍不測。以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

一有悔悟則此輩整粉矣。蓋危之甚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死有生死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等身世爲逆旅視生死如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而足無非欲人解其天陔墮其天袞安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蓋出世之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此關不撤則出門有碍撤則一了百當

頭頭自在矣圓覺經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宗鏡云絕後再甦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關易大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讀三教之書者不可以讀莊子故知死生之不相關者然後知此身之無用知此身之無用則烏爲何踈蝼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撒處政衣薪葬野不樹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明者誰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
矣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
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不平
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也若以
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已以是知
不平之鳴不可以齊物無稽之言不足以取
信若我之扈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

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以爲耆
艾則非不徵之徵矣且人之聰明誰爲之使耶
無亦神者徵之手神則天性自然之靈覺有
不可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明之不勝神也
久矣而愚者顧恃其所見以外爲功不亦悲
乎外謂已之乾慧黠識蓋指一時談說之士
如惠施公孫龍之徒日以其辯與天下持者
其言既不平而理復無徵獨謂之明可乎莊
子篇終一段分明隲括全經後篇復爲自叙

甚有輕重條理讀者不得草草反復紬繹方見良工心苦也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禦寇之齊 十餐餽五 中道而蘄

人將保汝 心且有感 巧勞知憂

將焉用之 泛彼虛舟 造物使彼

報人之天 何哉緩也 天功是貪

知道亦易 勿言實難 知而言之

人而不天 龍屠底用 兵恃則亡

凡有伎倆 皆為不祥 小夫之知

竿牘苞苴

乃為形累

焉知太初

舐痔得車

使者可恥

施非天布

神者弗齒

真人無刑

內清外寧

曷執三命

而庸九徵

賊起睫心

凶首中德

達占三必

窮究八極

大達者隨

小達者遭

食焉何憾

得乘馬驕

不平焉平

不徵焉徵

愚者安恃

神能勝明

軒者與齒

真人無師

內書小華

海郭野車

軒者何師

茲非天亦

平論道直

已無所累

黑味太味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為字集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通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末舉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一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

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手。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
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
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言天下之治道
術者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又且各以爲
至故列而叙之而總歸原於一一即所謂道
德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謂人之本性降
衷於天者具有靈覺謂之曰明聖有所生聖

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成王即外王之業也
言神明德業皆出一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
人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不離於宗是以
無爲宗者也謂之天人天人即所謂畸於人
而侔於天者不離於精者凝聚精神萬古不
朽能感天地能貫金石如鬼神然是則所謂
人而神者故謂之曰神人不離於真者本然
之真極純無疵以言其德至矣極矣無以加
矣故謂之曰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

為門兆於變化謂以無為為體以有為為用
此則聖修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
之曰聖人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若
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
之中則謂之曰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
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
為分以名為表法謂法度所以齊天下者名
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稽為決
參者以此而合彼稽者考古而準今參稽之

數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於是乎
有定秩而不越此治人者之事也以庶事為
常庶事如農工商賈之類皆以衣食為主而
蕃之息之藏之畜之以養老弱孤寡此乃治
於人者之事民之理也所謂外王之業者也
皆道術也則古之人其備乎故配神明醇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兼該
並舉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所謂以其真
治身而其土苴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

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散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播紳先王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則又流而爲百家折而爲衆技亦一時有爲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時或稱而道之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力既降而道德不一百家衆技之流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該不

偏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之古人之全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之人其備乎因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自以爲方往而不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

段乃叙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爲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博愛無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得於所見於是流而爲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

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
爲宗以儉嗇爲寶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
而悅之但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
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
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
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
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鬪爭其爲道也不怒其
爲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
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爲事蓋自黃

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
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
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墨子之道如
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
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人憂悲其行難
爲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於天
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

天下十三
南華經卷八
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平易近民者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隰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子弟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臍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隰無胼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九糾

墨子稱道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

涇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操耜
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
苦之甚至於跣無腴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
勞形如此况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
爲墨者皆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跂與屐同
蹻與屨同木屨曰屐麻屨曰屨日夜不休以
自苦爲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
不足以爲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
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譎怪尤倍又且其說各
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
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觭偶不忤之
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
弟子也爲之尸以之爲主也冀得爲其後世
言人人皆願續其道脈至今不決決猶絕也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有
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爲之大過已之大甚故
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

暖無毛勤苦相進而己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深予之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怠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鉞刑眇而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爲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不苛。謂無求於人。不忤。謂無害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損己利人爲事。以故宋鉞尹文之徒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

冠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爲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眇合歡。以調海內。眇者和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置之以爲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鬪。禁攻寢兵。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不取。猶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於二

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然終是爲人太多
自爲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
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怕
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
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愧天下救世之士
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二字頗奇圖謀
也傲者矯義其說又曰君子不爲苛察苛察
則非別宥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伎不

求矣以爲此身無益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
則不如其已也其學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
攻而寢兵內之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
精粗不能備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
指上內外二端是宋鉞尹文之學術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

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
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
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
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
而後隣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
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
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
傑相與咲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或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覩而
不免於輓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

聞者也 髀戶寡

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爲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

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履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備者矣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者物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

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
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智慮去已
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然汰然無
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
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
下自以分別爲知而不知知識之開混沌之
鑿也一鑿則傷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
我不以爲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
而隣於傷者也鄰之言近也譏髀無任而咲

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譏
髀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輓斷註云刑
截者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隨其材質而
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是冰而彼
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
有軒輕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
然不動之貌而已者矣無他能也推而後行
曳而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羽
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

之故得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
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
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矣烏用賢聖爲哉夫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
塊不離於道塗人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
所當行之道彼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人而如塊非死而何適得怪焉爾田
駢亦然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謂不
待教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
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有言也未
始有言也窳然而已矣烏可而言乎烏不可
而不言乎窳然逆風過物之聲夫其如是是
以常與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斲
斷即斲斷字之誤也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
人不見取則未免宛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

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
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世人雖以爲非而
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以濡弱
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闕尹曰在己
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

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
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
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
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

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爲精以末爲粗既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爲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

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寔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已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物物莫非已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芴乎其若亡而

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滄也同焉者
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
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懦弱謙下
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知其雄守其雌云
云二句出道德經爲谿爲谷皆謙虛不自滿
足之義夫人皆取先而彼獨處其後以受國
之垢人皆取實而彼獨取其虛歸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舒徐容與常自儉嗇漠然無爲而
媿笑世人之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

曰曲則全苟免於咎而已矣是皆以深爲根
以約爲紀根者根極之義紀紀法也觀其言
曰古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
深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
曰慈曰儉曰約以約爲紀之謂乎凡物太剛
則折太銳則挫故嘗挫其銳破其堅虚心弱
志一味寬容遜順而不敢過爲刻削之行其
道可謂至矣故末復贊之云關尹老聃古之
博大真人哉尹關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闕著

文始真經與道德相爲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舛權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爲宗以無住爲行萬物一府生死同

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
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
時西方貝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學
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
爲書其言譎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窅
冥無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譎悠言虛遠也荒
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
言自恣而不儻同於人然又不欲以躋自見
躋與竒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

意以天下爲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
沉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
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
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
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教倪
即傲睨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
直與造化者相爲游衍天地無棄物與道爲
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教倪 不教倪則與物
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

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與大順大
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爲書雖
瓌瑋而連行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行相
從之貌行與權同玉篇壯權也言其書雖若
驚世駭俗而却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
從而不遠是以雖瓌瑋而不傷不傷即無嫌
之義其辭旨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詭
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此兩句說盡
南華非莊叟白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乃已將上與
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亡無終始者爲友此
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
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建之
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閑而肆
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
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於自然欲
爲而爲之以不爲也林慮癖只爲本宗二字
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雖然下

一轉語言雖是如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
學之中今之理會本宗者多有脫略世故之
弊此則天機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
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
之化以解萬物之縣結也此便是調適上遂
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蛻謂不離本宗來字
或是本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
是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

言直是芒昧無盡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理
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道術
只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它人過爲
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
異山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興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辨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鬪靡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歷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便是他強辭又云無厚者不

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超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無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不得名之爲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禺物方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

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
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於小同却是小同異
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
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茫分爲
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
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
惠子之說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
他却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
要伸己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燕而昔來連環可解
也我知入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
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地東南匯爲巨浸瀰漫浩渺不知其窮故
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滯
於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
窮乎今日適越者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
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

今日適燕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可解誰爲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址是也夫南北本不可以言中而天無定體中無定在如中庭月魄寧分比隣燕越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爲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傍理而勝者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聲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泛愛一句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嗤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毛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 景影

誰謂卵無毛而孚生之殼皆有毛又以雞孚
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可也人
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人皆見之孰主
張是以神用者又一足也故曰雞三足楚都
於郢何以有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楚
自爲王則亦楚之天下矣故曰郢有天下犬
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爲羊
羊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爲羊卵胎亦

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先謂胎爲卵馬亦
未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螟也螟無
尾而科斗有尾壯則尾落而爲螟故丁子有
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爲熱
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
而空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雖踞地而
脫輻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踞地目能視物而
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目
不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

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
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
同故曰龜長於蛇矩以爲方而矩之體不方
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矩言矩則不得謂之方
規圓亦然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
圓柄者柄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竅物
爲鑿耳不知圍柄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
圍柄鳥飛於天景落於地但可謂之鳥動而
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影也者有待而能者也

無鳥則無景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
嘗動矢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無有不行
不止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
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雖疾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生種
種聰明意見以求異於人惠子一生搯弄精
魂只在於此誠可惜哉

狗吠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
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

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
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
辯者爲恠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
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魚形
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
色附於體則一者可析而爲三是故有驪馬

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
有驪黃牛也白狗黑亦是皆一物而三形
者實也色者虛也虛實相乘其理如此此處
諸家不知何解孤駒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
有母者曰駒無母者曰孤言駒則不得稱孤
矣言孤則不復爲駒矣今日孤駒是駒未嘗
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則萬
世用之可以不竭言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
也捶搗衣之杵也北方謂之棒捶蓋捶有雙

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無損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辯不全用十分道理但略傍此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用道理則一到理屈其辭便窮安有許多強辯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嘵嘵聒聒徒能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徒爲辯者之囿而已辯囿言叢天下之辯而不能解

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特恐作持持謂相持而不下不下則競爲詭詭怪異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他人未必賢也觀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辯天地爲我增氣造物者爲我擊節其自負如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
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
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
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
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邃矣惠子乃不辭
而荅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
也既又徧爲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
爲不足也而益之以怪益之以怪是他躲閃
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爲
實勝人以爲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
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
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
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

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塗隩矣室西北爲
漏西南爲奧故以爲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
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覩惠施之能其猶一蚤
一蠹日覺覺於草莽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
世充一蚤一蠹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
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
道之人自以多言穀窮爲戒所以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能以
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詞以求進於太

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
厭其煩卒以善辯自成其名惜乎有如是之
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
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辯歟言愈煩而辯愈
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又
按莊叟所舉施惠之說首簡數行猶爲近理
卵有毛以下類支離纏繞皆無足覩今恨不
見其全書不知其說之何似而司馬以下諸
註類皆妄臆然以外史所測者而覩又不知

具眼者當何去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起草
於萬曆丙子六月六日晚藁於戊寅八月八
日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終

右計三十三卷訂本同治戊辰秋蹇氏重裝并記

南華真經副墨後序

敏高李茂年撰

南華經者道德之微言性命之
極致三教之宏詮上乘之諦義也
其言汪洋自恣曼衍而無竟儒
者習學聖經步趨槃筵言動稱

先王驟而讀之如聞狂醒罵座卻
步疾走惟影響之不幽又如人百
驕雅不出戶庭乍見司師幻物之
就神鬼應接不暇則喜與惧并
益奔越孩汗迸去而不敢頃留屏
執南華古今人士求其說而不得則

受至黜鬪在慶園乃已自非洞徹

玄覽位入窰門奧旨微豈鮮矣

舉之又况三藏絕詮重玄妙竅迫

出思端之表者耶方壺先生書

奚朝徹天門豁開曩為二氏經

測已振之音於空谷晚誼南華

副墨復為我人開演法要若謂
震靜恬淡寂寥無為一經骨縈
實在于是故首舉八字以分卷
帙立立于人耳戶見山因標指月
善自王手道德絕響人間大是
宗系樞牙而非變迺有漆園者

人悉說顯演閣彼上德無為之義
立千言縱奪一旨同歸星不為
於道而貴於德退仁為而賓禮亦
改儒術者未之前聞律以侮聖
道冥然耶夫太初無名際而名
皆朴教之憲法之所無用也道則

虛而無有德則一而不分爲道者
原本返始德至而同於初不幾乎
虛靜無爲與一者而得澹漠也
耶不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
亦足以理之出世法莫不歸此教
明於本度係於末爲道術始句之

裂准此以讀南華心口應矣破竹
如節之後迎刃解矣予聆其言媿
而惧中而感幸而急也又漁若冰
釋迺取南華沈潛斯家則是向
之激亢者今皆和順而莫之逆於吾
耳向之艱阻者今皆平易而莫

之嗚於吾心向之千蹊萬徑誠詭
讀恠者今皆同函合轍而望之
於多道而後乃今知先生習經之
功於是為大而南華之為善於身
心誠不可一日而不讀也夫照象
珠昏黑而投之人則視者按劍

於陽春白雪於鄴中潘而率
者或實是也豈少年目哉
為之先而聞見或也今而既有先
在具耳目者尚與共之季父泰
軍以是書可以嘉惠其學
為奇梓成屬茂年以言殿之

乃附諸末者

不佞結髮垂古，雖幸南華，則日涉
數首，竊願以文字交。歲庚辰，晤外史
氏，講南華，讀副墨，終篇乃茫然。史遂
然覺喟，然嘆矣。吾師乎！評在文字之交
云乎？沒也不有南華，則道德幾晦，不
有副墨，則南華幾晦。然則道德其南

華之鼻祖副墨其南華之正脈外史
氏其游莊生物化之天而大呼及素之
昧夢者耶不佞既幸外史氏呼由
是廣播茲刻則同志之生咸揭白日
行矣

遂城誠軒鄭材謹跋

正